

時間本相

葛亮

十九世紀末期，契訶夫完成了《六號病室》，並為列寧在閱讀過程中感同身受。我在初次讀完這部小說時，驚嘆於其有限篇幅而展現出豐沛的敘事能量，以及如何完成了對於一個封閉的生活現場的有效「穿孔」。無疑，這穿孔是在對話中完成的。對話，不止於發生在拉京醫生與格羅曼夫之間，也發生於過往與當下。當然，我們無法忽略的是拉京醫生作為一個「療治者」，在對話中蛻變的意義。這種蛻變，很大程度上出自於對話本身所帶來的共情。事實上，「六號病室」因為拉京醫生的存在，而被打開了一個敘事缺口。由遺世之態，轉而與外界連結。當然，這部小說深重的悲劇意味，恰恰在於連結的猝然斷裂。被人格化的六號病室，將醫生徹底地吞沒。我們暫且不論這部小說中，「瘋」與「正常」間的悖論與被經典化的隱喻。而僅僅從「連結」入手，來觀照近年坊間新作，會有一些收穫。

偶讀好小說，其作者歲而立，與當年完成《六號病室》的契訶夫年齡相若。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這正是創作觀因為閱歷與技巧磨礪，日趨於成熟的時候。一個「隱」字，道出了東方美學的文脈之源。這脈絡承繼自筆記小說的傳統，非壯大浩蕩，苔青之色，時見靈轉瑰奇，是來自《世說》與《閩微草堂筆記》藏於黝然幕遮之下的佻捷艷麗。「任誕」之風，毋須多言，鬼神與人間角力，插科打諢，眾聲喧嘩；亦有「雅量」，一支「中性筆」，點撥陰陽，蘇同古今，端的是時代變化之下的百川匯海。胡適說，「筆記小說，可補正史之不足。」大敘事面目嚴正，廟堂之下，千里之外，自有另一番嘈切之音。一句「塬上人的魂，被手機勾走了。」開宗明義，「網紅、主播、直播間、打賞、佔榜、關注、小禮物……家人們」，你方唱罷我登場，是怪力亂神都聞

之色變的陽間熱鬧。好在有一個「賀新郎」，遊走神鬼，頗似靈媒，叫做「電話」。但他叫「先生」而非醫生，更未有老身幾欲狂，自己一段傷心往事，埋於塬上荒煙蔓草中。做了「賀新郎」，便盡有冷眼之嘆。松林與陽間，因他有對話。生前未了心願，狗苟蠅營，因他得有傳遞。一段大歷史，萬千掌故，經他之眼，都成褪色明信片。周祖陵、黃帝塚、不窳墳，死的是「歷史」，活的是人，歷史就復活成了「楚門」背景，幾度活色生香；恩寵坊、天官坊、清官坊，清著天書，盛世清臣，如今字字針芒，令當世者汗顏。又如何？又如何！「活人總是要醒的。」靈媒之醒，世人皆醉我獨醒。一番空虛，是秦腔渺渺。大步流星，走到九陵水畔曹杏樹下，回首一望，手裏頭，是尚有餘溫的兩個蒸饅。

華人寫鄉土，寫傳統，好的是端重凜然。此作有意逆行，借中篇之勢，將當下時代一派柳綠花紅，化得四兩，撥動歷史千斤。以松針刺之，綿密如繡，陽間鬼魅，無所遁形。有笑有淚有憂嘆，有腔有調有不捨之音。站在中原高坡之上，白幡如幟，為時間招魂。

晚近文藝創作，立意溝通議題，而性別是為其大宗，可圈可點。三地花開，各表一枝，時見鋒芒。《孤味》談家庭關係，時光悠然而隱痛與自我和解；《好東西》談為母則剛，卻亦見浪漫主調下繚繞的煙火日常。過去的刀光劍影，似剪影，更見當下女性的生存智慧與寬容。觀當下之作，穿透波伏娃、西蘇建造的陰性書寫的慣式，亦有一種相濡以沫的可貴趨向。有寫為母者為求真相的執著，借入藏之行，勾勒出代際之間的相處之難。這「難」裏是社會情境下的性別現場，女性的困境，不但受制異性、經驗與環境，也是無知覺間自我建造的樊籠。母親的典型意義，在於共情與否定

自我的勇氣與力量，也在於不再糾結於「承受」與「忘卻」的兩難。I can't beat it.《海邊的曼徹斯特》裏有個同樣心碎的父親，或許承認自己的脆弱與過去共存，更需要勇氣；有寫女性自我成長，寫青年者精神追索與不斷確認的意義，中年者，有回首、有展望，有物哀於當初，亦有過盡千帆的堅毅決絕。因其真實，頗現《革命之路》般被時間拋光後的人生本相。亦有以男性眼光鋪陳敘事的「無父」文本。「尋父」的過程，卻步履了母親看似「千瘡百孔」的生命歷程。而文中懸念，也成為性別間相互試探的因由，失蹤、替代與藏匿，是保羅·奧斯特特色敘事元素，最終成為性別／身份認同的磚瓦。「父」的意義，不再是女性追逐與規避的對位鏡像，而以反諷的結局，化作自我命途中的一道淺淡風景。

最後也為華語文學作品的書寫走向作一觀察。其一是，青年世代似乎逐漸跨越了全球化語境帶來的同質生活經驗導致的焦慮。「遊走」成為了個體建造敘事的主調之一。在空間／地點間的選擇路徑，亦為表達其獨特性的要基石。如福柯所言，「我們正處於一個共時性和並置性的時代，我們所經歷和感覺的世界更可能是一個點與點之間互相聯絡，團與團之間互相纏繞的網絡，而更少是一個經由時間長期演化而成的物質存在。」人的身份，在解讀層面也因此有了複合性意義，而變得開放、包容而多元。現實世界的未完滿之處，可以通過科幻所認可的平行世界彌補缺憾；過去所帶來的隱密陣痛，亦可以通過對人的「移植」，在



▲四月十四日在黑龍江省雙鴨山市拍攝的C/2025 R3 彗星。

新華社

空間的轉換間實現自我救贖。而本土／原鄉的意義也因此弔詭地發生蛻變。在現代鄉土文學的脈絡中，魯迅的慨嘆頗隱現一種心態，「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無論那邊的乾雪怎樣紛飛，這裏的柔雪又怎樣的依戀，於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沉重底色，為其疏離甚而背離之因由，亦造就「離鄉—返鄉—再離鄉」的書寫範式。當下世代再寫鄉土，似另沽一味，並屢見諸筆端。其認可時代的嬗變，也寫「常」與「變」之間的撞擊與媾合。這「變」中包含着喧囂未靜時的錯亂，所以有嘻笑，有怒罵，也有無奈何間的冷眼。你我皆為「賀新郎」，「鄉土」是載歌載舞的嘉年華現場的一方大舞台。哪怕它底色悲涼，哪怕它有壯大下的黯然。但你看我看得清，卻不影響對眼前這嘉年華的投入，就着沁涼入心的可樂，嚥下在喉頭充盈不下的一口堅硬的饅。

時間的招魂者，必然會堅守自我的魂魄，要能忍受它為當下所烘烤的滾燙，也可陪伴它漸冷卻至冰般的溫度。

七日談

(香港篇)

有人說，清明二字，最樸素的解釋，不過是：清楚來處，明白歸途。短短八字，道盡一生通透。

我認識一位歷經起落的長輩，年輕時闖過商海，起過高樓，也見過樓塌，風光與低谷都一一嘗遍。大起大落之後，他反倒歸於平靜，粗茶淡飯，晨昏有序，不再爭強好勝，也不再執念得失。正如那首歌詞所唱：曾經在幽幽暗暗反反覆覆中追問，才知道平平淡淡從從容容才是真。

我們大多時候活得混沌，是因為既看不清自己從何而來，也不知該往何處去。我也曾有過一段浮躁的日子，看着身邊人爭相擠進高薪崗位，於是跟風報班、熬夜刷題、不停投遞簡歷，生怕慢一步就被人群拋下。每天把日程排得滿滿當當，看似忙得腳不沾地，實則心裏空落落的，從沒想過自己真正熱愛什麼、適合什麼，越追趕越茫然，越掙扎越疲憊。

心像蒙了塵，風一吹就亂，事一來就慌，整日在得失裏糾結，在比較中內耗，把日子過得渾濁不堪。直到後來停下腳步，才慢慢看清自己的本心與能力，坦然承認自己本就是普通人，不必事事強撐、處處攀比。

清楚來處，是知根知底，不忘本心。知道自己生於何處，長於何時，明白身上的性情、底氣與軟肋，皆有來路。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懂得接納自己的普通，也珍惜自己的獨一無二。

明白歸途，是知止有度，心有方向。知道人生終有盡頭，繁華起落皆是尋常，便不再執著於無謂的爭搶，不因於一時的得失。懂得什麼該爭，什麼該放，什麼值得一生堅守。

人生清明，不在身居高處，不在萬事順遂，而在內心清明，方向篤定。恰如時節裏的清明，雨後天晴，塵埃落定，草木舒展，天地一片清明淨。心若如此，自會通透安然。

清楚來處，明白歸途，心有定境，不染紛擾。如此，便是一生清明。

十二月是白鶴簽到高峰，專門留給牠們

眼的盛宴 耳的甘露

不收割的稻田裏，白花花一片。有幾隻立邊上伸長脖子站崗警戒，其餘全部放鬆顧自起勁啄，被圍觀吃飯也不扭捏。從地面看，白鶴通體潔白，傳說中的仙鶴腿、天鵝頸都長牠身上，尾巴垂下幾條白翎微透亮，隨風顫動很帶感。有亞成體小鶴被長輩層層包圍在裏圍，黃棕色乳毛未退泛金光；牠們用力吃、用力成長的樣子，讓冬天傍晚的霧靄瀟灑起溫馨，有股股生命力在蒸騰。

不停吃啊吃的白鶴們輕易不起鳥浪，旁邊就有人急，寶貝，你們有多餓啊，咋吃不飽地吃，趕緊吃飽飛一波啊。飛起來的白鶴妝造確實不一樣，不再純白，翅膀前端展露出片片黑羽，前額沒長毛部分直接鮮紅皮膚，再配上灰黑長喙和朱紅纖腿；藍天為底色時，潔白中一抹霸氣黑和幾點紅，瞬間聲音撩人。運氣好也許能看到白鶴的鳥浪，一大群爭相飛升，舒展開超大隻，又颯又壯觀；此起彼伏的咯咯清啾，能傳很遠。

不時被白鶴中間以及無處不在的麻黑色身影搶鏡，是鴻雁，國家二級野生保護動物。我之知道的鴻雁，全在歌裏、詩詞文賦



典故裏，蘇武牧羊中的成語「鴻雁傳書」，《春江花月夜》中的對句「鴻雁長飛光不度」，蒙古族民歌《鴻雁》等等，出現頻次高且形象美好。

在鄱陽湖我見到了實物鴻雁，淺灰褐和暗棕色間隔細白條紋，前頸到腹部全白；如果從遠處看或天暗時看，聚在一起就一片黑壓壓；還嘰嘰喳喳咕噪；身形夾雜在修長挺拔的白鶴中間顯短粗，像一大批小朋友。

雖其貌不揚，但鴻雁人來瘋似的個性很活躍氛圍，接地氣招人喜歡，難怪未見其形早聞其名，甚至很多習性被上升到人的境界。比如鴻雁通常結伴集體行動，被認為能彼此忠誠互助；牠們飛行一般呈V字形方陣，被稱空中編隊飛行家；牠們會輪流承擔領頭雁職責，確保群體中每個成員體力均衡，被認為有團隊精神；牠們長途遷徙，被賦予堅韌；牠們遷徙路線固定，無論飛多遠，都會回到起點，被賦予思鄉、歸屬、目標明確、志向遠大。

鄱陽湖也是鴻雁的家，數量龐大到以萬計，不停地鳥決決飛這邊飛那邊，一會兒似狂風呼嘯掠過，一會兒鋪天蓋地原地打旋，一會兒轉着圈扶搖上升……鳥浪天花板。

隨着太陽西斜不再刺眼，再漸次橙紅、玫紅、緋紅，鳥兒一字排隊繞過太陽撲面而來，或人字排開迎着太陽飛身而去；有單隻鳥路過印在太陽裏，有群鳥起舞攪動餘暉，還有喜靜的鳥跑到另一邊，三五結對伴月亮飛。傍晚，夕陽下的鳥兒飛成了詩。

◀鄱陽湖是世界眾多候鳥的家。

作者攝

人生清明



如是我見

張君燕

詞所唱：曾經在幽幽暗暗反反覆覆中追問，才知道平平淡淡從從容容才是真。

我們大多時候活得混沌，是因為既看不清自己從何而來，也不知該往何處去。我也曾有過一段浮躁的日子，看着身邊人爭相擠進高薪崗位，於是跟風報班、熬夜刷題、不停投遞簡歷，生怕慢一步就被人群拋下。每天把日程排得滿滿當當，看似忙得腳不沾地，實則心裏空落落的，從沒想過自己真正熱愛什麼、適合什麼，越追趕越茫然，越掙扎越疲憊。

心像蒙了塵，風一吹就亂，事一來就慌，整日在得失裏糾結，在比較中內耗，把日子過得渾濁不堪。直到後來停下腳步，才慢慢看清自己的本心與能力，坦然承認自己本就是普通人，不必事事強撐、處處攀比。

清楚來處，是知根知底，不忘本心。知道自己生於何處，長於何時，明白身上的性情、底氣與軟肋，皆有來路。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懂得接納自己的普通，也珍惜自己的獨一無二。

明白歸途，是知止有度，心有方向。知道人生終有盡頭，繁華起落皆是尋常，便不再執著於無謂的爭搶，不因於一時的得失。懂得什麼該爭，什麼該放，什麼值得一生堅守。

人生清明，不在身居高處，不在萬事順遂，而在內心清明，方向篤定。恰如時節裏的清明，雨後天晴，塵埃落定，草木舒展，天地一片清明淨。心若如此，自會通透安然。

清楚來處，明白歸途，心有定境，不染紛擾。如此，便是一生清明。



繽紛華夏

王璟

當我們知道鳥比人更早出現、且至今仍長情陪伴人類一起生存在同一地球上時，人鳥開始不再敵對，開始彼此尊重，開始互為好友。我們為牠們讓出繁殖地、越冬地、停歇地並加以保護；牠們給予我們眼的盛宴、耳的甘露、晝夜不倦的談資，把我們的時空填補得有趣又有聊。人鳥開始共家園。

全球現有九條候鳥遷飛通道，有四條途經中國，為此中國政府在途經線上確定了一千多個保護地。我曾去過幾個，去觀鳥，至於觀到什麼鳥，隨機。

在寧夏和青海兩次碰到笑臉鴨，都是遷飛途經，落滿湖面，啊啊叫着。你只需立在湖邊手撕一片麵包高舉，鴨會飛上來叨。只不過有些地方的鴨情高高，無論誰舉都很給面子都來叨；有些地方的似有選擇性，有人立馬被叨走，有人費勁舉半天也等不到青睞。

山東煙台往返劉公島有另一種海鷗，天天跟船跑，屬不遷徙長留鳥。我按慣例買麵包到甲板上舉，等着叨，被船員不屑地告知牠們不會吃的，為啥，不說。後來看到有人把香腸一塊塊拋出去，鷗會懸停半空精準接住吃。噢，原來是被寵溺輩養的鴨。

鷗是「三有」保護動物，很普遍。在中國第一個以越冬候鳥為保護對象的江西鄱陽湖自然保護區，我看到了極珍貴的國家一二級保護鳥。

白鶴，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瀕危，全球野生種群只有六千多隻，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八冬天都會來世界白鶴保護地鄱陽湖，這裏給了白鶴一個家。

十二月是白鶴簽到高峰，專門留給牠們

回憶父親(一)



人與事

劉建芳

還在我剛懂得記事的小時候，父親給我最初的印象，是父親從大山深處的羊腸小道上，大步流星地走出來。他右肩扛着一支獵槍，左肩掛着一隻已褪色的舊軍用挎包，槍筒上吊着幾隻雉雞，長長的尾巴羽毛隨着父親的

快步，抖動着，飄揚着，非常好看，父親褲腳上沾着許多黃褐色的泥巴，一個人風塵僕僕的樣子，但精神抖擻，黑裏透紅的臉上帶着微笑。

山是橫互贛粵兩地的蒼茫五嶺深處的大山。父親不是一個山村獵人，他是一九六〇年代初，一所正規師範學校畢業的一名教師。父親師範學校畢業後，先是去了比家鄉山村裏的樹林還更高更深的大山深處，一所叫雲台山茶校的職校教書。父親每月才回家一次，獨自一人要走三十多里的山路，花四個多小時的時間，才能回到家。為了預防山林深處野豬、山牛的襲擊，父親就隨身帶上了獵槍，那槍筒上掛着的漂亮的雉雞，就是父親在路上收穫的戰利品了。

每次回家，父親必帶獵槍，必有獵物。有幾次，父親還帶回來幾塊新鮮的野豬肉，父親說好

巧，這是在昨天，他和幾個茶校的老師在山上打的野豬，分了幾塊肉，就帶回家了。

有一年的春節，父親直到大年三十的傍晚才回到家，槍筒上掛滿了山雞，還有一隻小山兔。剛進家門的父親非常高興，喜形於色，開心地笑着對奶奶和母親說：就要過年了，也知道家裏沒有什麼好吃的，一定要打幾隻山雞，所以才晚了些回家。

跋山涉水，風塵僕僕，家是歸途。

這年的除夕之夜，我家的年夜飯吃得很晚，飯桌上沒有別的食物，只有父親帶給我們的山雞肉和山兔肉，那是貧困的年代裏，父親帶給我們的特別暖心的禮物。

那時的我才六七歲，但父親的形象已足以讓我感到自豪和敬佩，並已深深地烙印到我的心中。

稼穡

一九八一年秋開學季，父親調回了離家更近一些的、有十里多遠的鄉中學教書了，這時家裏剛分到了責任田，父親就變成了一名地道的農民。

每天下午上完課後，父親一定步行一個多小時回家，此時，天就快黑了，但父親雙腳踏進的不是

家門，也來不及喝上一口水，而是先走進了門前那片綠油油的稻田。在黃昏的天際下，父親彎着腰，用粗糙的手指撫摸着那些嫩綠的禾葉，用專注的眼神察看着正在分蘗的禾苗，這時候，誰看到了還會相信父親是一個中學教師呢？回到家裏，父親和母親說的最多的話，也是應該如何施肥如何殺蟲這些農家事。父親深知耕耘的重要，深知豐收的意義，能多收一擔穀子，就意味着能收幾元錢，我們兄弟幾個的開學費用就可以少些壓力和擔憂了。

我知道父親喜歡勞動的原因，在上世紀那個特殊的年代裏，父親靠勞動、靠做農民養育了我們，而勞動和農民也養育了許多像他一樣，一邊種田一邊教書的老師。

樵夫

每一個暑假農忙時節，當稻穀收割好曬好後，禾苗在田裏插好後，公購糧送完後，還有一個星期時間才開學，父親也沒閒下來，就帶着十二歲的我和十四歲的哥哥，拿起了扁擔，挑上了柴籠，上山去砍柴了。

那時的學校都用燒木柴的鍋爐燒水蒸飯，每學

期的學生開學通知單上，都寫明了要交幾百斤乾木柴，隨開學報到一起上繳。

盛夏的太陽非常熱辣，父親砍柴挑柴的時候，依舊是赤着上身，只在肩頭披着一條破舊的毛巾，用來擦汗，也方便不讓那光滑的竹扁擔在濕漉的肩頭上打滑。

父親挑着一百多斤重的木柴，要翻過幾個山頭，通常一個上午可挑兩個來回。有時上午砍好了柴，整個下午就往返挑幾次。我和哥哥每人只挑着一小擔，但父親從不催趕我們，由我們量力而行，怕挑重了壓壞了我們的身體。

挑回來的木柴就堆放在村道的馬路邊上，在開學前的那幾天，整條村的馬路兩邊都堆滿了木柴。走在馬路上，就如走進了木柴的長廊，聞到的是木柴的味道，腳踩的是鋪滿了一地的木片、柴片。這些木柴都是在開學時要送到學校的，我們家的那堆木柴排得最長，堆得最高，因為我們家讀書的人最多。

父親因為挑木柴多了，兩邊肩膀上的肌肉高高凸起，穿上衣服，看到父親的雙肩不是平的，而是斜的。

暑假時候的父親，是一個樵夫，也是一個挑夫。